

咆哮赶海的黄河

韩小蕙

风疾浪高，黄涛怒卷。此番到东营市，在黄河入海口东津渡，我看到了咆哮的黄河。

本来我们正行驶在一条前无车辆，后亦无车辆的公路上。公路崭新，光滑得如同一块剔透的玻璃板，伸向无垠的天边。车窗外，右手边是低下去丈高的绿野，茁壮着大片大片即将丰收的玉米，一眼望不到边；左手边低下处则是浓密得遮住了阳光的行道树，季节正好，每片叶子都绿得像一幅油画，神采飞扬地展示着北国初秋那敞亮无邪的坦荡。

我随口夸了一句“这公路真漂亮啊”，马上即有人纠正说“这不是公路，咱们这是行驶在黄河大堤上呢”。愕然，还没回过神来，突然间，没一点儿思想准备，咆哮的黄河就出现在眼前！

但见浓重的、土黄色的排浪，就像成群结队的士兵一样，一排排紧挨着一排，一个紧挨着一个，排排涌涌，密密匝匝，脚尖踢着脚跟，急急忙忙地向前滚动着，一个劲儿地往前抢，向前冲，仿佛去抢占生命攸关的阵地。一边冲锋，一边还在呐喊，射击，有时候不小心跌倒了，打一个旋儿，抹一把血，随即立刻急骤快跑跟上队伍，继续怒吼，继续咆哮，继续冲锋，奔腾着向前，向前！有时候碰到了什么障碍物，“哗”地炸起一大瀑浪花，发出一声撕天裂地的吼叫，然后顾不上回头看一眼，就又边打边冲，向前，向前！不由自主地想起草原上掠过的马队，踢踢腾腾，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

别说我这远方来客没见过这阵势，就是当地的作家们，也在发出一声声惊呼：

“今天的黄河怎么了？”
“它怎么是这样子的！”

对，完全是野马脱缰，而且是一群、又一群；是前赴后继，就像要战死沙场似的，那疯狂劲道，真让人目瞪口呆。此前，我曾在刘家峡看过清澈翠玉、湜湜静水的黄河；在万家灯火的兰州城里，看过宽阔雄壮的大场面黄河；在天设地造的壶口，看过慷慨激昂的瀑布黄河……但近多年来，一直有声音在嚷嚷：“黄河断流了”“黄河没水了”，所以给我的印象，黄河已是极度衰弱了，没有了精气神儿，行路已蹒跚，全然失去了出发时那冲天烈火般的激情。特别是行将入海的黄河，应该更是温厚，从容，恬淡，怡然，心态平和，步履缓慢……然而，然而，真是万万没想到，依然是大河

东去，壮怀激烈的奔马群！

两千年前的公元11年，这一群群奔马来过一次，可惜那是一群狂乱的野马，东奔西突，左冲右撞，致使千里沃野一忽儿就变了色，高山为岸，深谷为陵，等它们发够了飙，已经过去了59个春夏秋冬。有一位叫王景的好官站出来治黄，率百姓修筑了千里长堤，将害水束缚，东引至今天津城南的千乘河口，算是写下了一篇“人能胜天”的佳作。无数流民投奔而来，在黄河泥沙托举出来的冲积平原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窄路蓝缕，开垦家园，吃下了难以形容的大苦，撒下了无比悲辛的血汗，父辈交付子孙，一代承接一代，终于让春华秋实落地了，争来了“千年安流”的光耀，在一片哀鸿遍野的黄泛地之上，建起了一派安居乐业的古代黄河三角洲。

千舟竞发，百舸争流，我们都在影视剧里见过这样轰轰烈烈的大场面，不过那多是战船挺进，枭雄争霸，你打我杀，血染波涛，让人掩面不忍看。而在利津这片驯服了残暴野马的三角洲上，则在在皆是和平往来的商船，几乎百分之百是盐船。自传说中的姜太公煮海熬波肇始，历经两千多年，东津渡丰富的盐业资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闯关人，制盐技术的不断变革，又不断提升着这里盐业为代表的经济腾飞。现代的利津已是繁盛的盐区，共有永阜、丰国、宁海三大盐场。康熙十六年(1677年)将三大盐场合并为永阜场，东西跨度130里，内设仁、义、礼、智、信五处盐坨，共有滩池446副，分列大清河两岸。清人刘学渤在《北海赋》中曾以“滩池弥望，星罗棋布，漉沙构白，澄波出素，如如飞霞，峙如积璐，商市万金，税足国赋”来形容一片隆隆景象，利津盐业的美名，北达京师，南抵江淮，真横，真爽，真霸气！

然而，“天意从来高难问”。正应了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历史的前进，

从来也无鲜花铺地、雨露接风的笔直。1854年，一群野马又残暴地闯荡来了，不按规矩出牌，不听法律警告，不顾百姓哭嚎，不解东风意愿，只一味蛮野横行，“黄流直下铁门关，水浅泥深解容颜”，沿海的大部分滩池被洗劫一空，“千年安流”的古黄河三角洲毁于一旦，东津渡码头的繁盛不再，黄土地上的丰收不再，千帆竞发的胜景不再，渔浦盐业的福祉不再，一切完败了，曾号称“小天津”、“小济南”的繁华码头，彻底倒退回芦苇萋萋的蛮荒状态……

黄河其实是很难接近的。尤其是它把奔进大海怀抱的入口处，隐藏着很深，很深。我们的汽车开了几个小时，眼睛都看累了，还只是大片大片的白碱地，除了芦苇，还是芦苇，满目皆是秋黄色的苍凉。说是这些芦苇也有用处，可以盖房子、编织坐垫靠垫什么的。可我还是愿意想起前年在青岛海水稻研发基地，看到亿万尊敬的袁隆平老院士，正争分夺秒率领团队研发海水稻，如果在利津这片驯服了残暴野马的白碱芦苇地，不就都可以变成造福人间的风水宝地了吗——我祈祷！

黄河的代名词就是“不屈”，就是“刚烈”，就是“奔腾向前”，就是“百折不挠”。东津渡一带，抗战初期即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1941年夏秋间，八路军山东纵队解放了这块饱受苦难的土地。1944年，利津县全境解放，从此揭开了八路军渤海军区局部反攻的序幕……

我傍着咆哮的黄河，进入了高台村。顾名思义，可知“高台”之意。桀骜不驯的黄河时不时地就会闹上一顿脾气，1855年的大河决之后，洪水肆虐，溃口林立，一年数决，民不聊生，“九地黄流乱注”也，“人或为鱼鳖”哉！反反复复折腾，过七八年就来一次，直到2013年，暴躁的黄河还又一次放出几匹野马，把高台村(其实叫佟家村)的房屋毁塌了大半。

按照利津县委的思路，干脆把堤外的村庄全部搬进堤内吧，万无一失，一下子彻底解决问题。但故土难离，有不少群众情感上割舍不了，谁愿意抛家别舍，背井离乡呢？不愿迁走的乡亲们，就把房地基加高、再加高，用石头垒严实、再严实，并在房屋周围留出低矮的泄洪道。于是，村庄里就又呈现出“春在溪头荠菜花”的祥和景象。

我信步走进一个庄户院子。非常原始的三间大瓦房，中间是堂屋，一个门两个窗户，两边是厢房，我记得自己小时候画的就是这种房子，这是中国北方农村最平仄的房子。不过我们在这个庄户院里，还是看到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元素：一辆蓝色皮卡已经是辆旧车了，上面溅满了泥点子，显然对家庭的贡献不小。还有一辆红色轿车，像旧时王谢堂前的燕子一样，飞入了这个寻常农户家。

今年台风频仍。第17号台风是一匹叫“利奇”的野马，从遥远的浙江温岭一路北上，铁蹄踏踏，风嘶雷吼，刚刚掠过此地……

抬望眼，透过日影斑驳的树荫，可隐隐约约看到高高的黄河大堤，蜿蜒成一条巨龙。侧耳听，隐隐传来黄河的涛声，不过根据距离来推算，也许是错觉，也许是想象。

“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真是纵横千古的大才子，这世上再也无人能以简单平凡的七个字，就把黄河如此大气磅礴地勾勒了出来；然而，黄河也的确有着它的千万张面孔和万千种姿势，认准目标不回头，奔腾到海力不休，于排浪中听惊雷，雄震广宇四海愁，这亦是相当震撼的傲世独绝。

2019年金秋，我来到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东津渡，眼巴巴地来看黄河入海，却由于风高浪快，黄水桀骜，而未见到这久已向往的胜景。然而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咆哮赶海的黄河，也算大开了胸襟。

与作家同行的春耕之旅的

管朝涛

朋友说我完全是一个城里长大的孩子，其实，我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农家子弟的那种殷红和散发咸味的液体。它时时会在某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里跳出来。某天我驾车经过城郊路过田地，在机器轰鸣的秋收中，我会看到我自己，一个少年挥舞着镰刀，在稻田里挥汗如雨割倒一茬又一茬的水稻；某天去华山看到身体佝偻的挑山工时候，我也会看见自己，肩头上压着一百六十斤重的柴火担子，在山野里徒步如飞……当然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的孩子那里是无法想象的，更不会重现，它们应该在我们这里，结束了。

认识作家张翎和她的朋友，这在我正常的生活轨迹中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一天，张翎和她的朋友们从温州驾车前往几百公里以外的深山里我的故乡，看一看原始的劳作模式，包括那头大水牛，和赤脚下地的老农。

生活很有意思。二十年前我还日复一日劳作的土地和再熟悉不过的农耕方式，如今竟然成了向一个作家展示的仪式。我很兴奋，有点得道升天的飘飘然，又幻想着自己在她写了小说后(她由这次春耕之旅的灵感激发而写的小说《廊桥夜话》，即将化为印刷文字)，我也能像贾平凹的邻居高兴一样，直接成为电影主角，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于是兴冲冲地给邻居，村里现存唯一养牛户，我的堂哥去了个电话。

电话那边传来一阵他挪揄的笑声：“你真是城里吃肠肥了，看犁田！小时候牛没有放够的吧？”这话丝毫也没有让我意外。他今年69岁，与我父亲同龄。农村城市化，偌大的宗族群年轻人纷纷散至各地时，他选择了坚守。他是个屠夫，几十年了，只不过以前屠的是猪羊，偶尔杀牛，杀的也是在山上摔成重伤无法劳作的耕牛；而现在，翻地使用小型拖拉机，深山里百年前开垦的土地也纷纷被抛荒，耕牛没了用途，不像以前那么金贵，于是牛们全成了肉牛，全部被放养在山上。

当然，春耕的时候堂哥为了省点油钱，和犁铧不至于荒废生锈，他还是坚持用牛耕地。村里仅有几十亩耕地，以前一头牛足够了，现在一群牛轮番上阵练兵，完事后据说肉质更坚实，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他儿子，我的同龄侄子，也就成了“屠二代”，而且是庆元县城排名第一的牛肉档，家境非常富裕。

不管他的牛最终走向何处，总归比许多田园牧歌式景点摆拍收费的做作照片要来得真实些。烟雨朦胧，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年前日常的劳作，苦不堪言的场景竟然成了许多抖音、微信朋友圈中的感怀人生、奇幻乡野之素材。生活真是奇幻透顶。我堂哥笑话我在城里吃肠肥了要带朋友来看

耕地，确实是可以理解的。我比任何人都理解他的心情。

车子在崇山峻岭中盘旋而上，从海平面上升到近1000米的浙闽边界深山。无论何时，我只要一踏上这片土地，总有一股莫名的感动与心宽。走在小路上，绿草在微风中摇曳，长尾鹰凌空而起，扑棱两下向不远的山脚飞去，大黄蜂贪婪地吮吸着花朵。初夏的阳光洒满大地，将土壤、花香、嫩草、初枝、水汽糅合在一起，用微风轻轻地送入你心脾，那一刻，你在任何地方悬空的心，都能够妥妥地安放。

到目的地了。那头水牛已经在田里站着不动，安心等待主人的驾驭。也许是上了犁铧增加了重量还是腹中待产的小牛胎动压迫膀胱，它撒了一泡尿，泛起的泡沫和尿液散发的温度在田里足以让泥土里的虫儿、蚱儿、螬儿惊醒，然后从这处窝里跳出水面逃到另外一个坑中。山鸟成群地在农田上飞翔，也有大一些的落在田埂边上。那泡尿足足拉了3分钟时间，按量估计一水桶，这种场景让城里来的朋友们惊诧不已，天哪，原来俗语里用“牛拉尿”来嫌弃有人啰嗦源于于此，形象无比。

按照往常的习惯，我大哥总是朝水牛身上结实抽一鞭子，吆喝着“吼吼吼”响声，催促水牛开犁，开始一年的劳作。今天或许是因为牛腹中有胎儿还是温州来客的原因，这一鞭子没有抽下去，只是大喊一声，水牛顿了一下之后开始在水田中蹒跚而行。犁铧到处，沉淀了一个冬天的泥土在水中翻腾，发出噗噗的声音。到了田头转角处，堂哥“嗽”的一声指令转弯，然后又下意识地向牛身上抽一鞭子，水牛受痛之后，赶紧加大步伐前行。一亩水田，二刻钟翻整完毕，水田一片浑浊，缺氧的虫儿与泥鳅在泥水中翻腾，被盘旋在田上的飞鸟衔走做食。

按照早年习惯，耕地完毕后，为避免糟蹋种好的庄稼，所有耕牛都放到远处的山上，任由它们自行游走，来年开春的时候再行找回。大多数牛都会集中在庆元第二高峰、福建宁德第一高峰双尖山顶上，那里是一片高山草甸，又没有豺狗来袭，牛儿可以在山上随意吃草，若是母牛，来年还有可能带着一只小牛回来。如今耕地大多已经抛荒，堂哥养的这一群牛就不必送这么远，就在村子附近山上放着。今天这只母牛同时还带着几只小牛，由于临时被我们拉过来耕地，几只小牛慌作一团，撞开山上临时搭建的牛棚四处寻找，哞哞声叫遍山野。母牛听到声音也回声急切地挣开绳索，一路狂奔向山上冲去。

事发突然，几个年事已高的老人已经无力追赶，我只有快步前去与众人围堵截，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三头小牛和母牛聚集在一起，山野才宁静下来。回来一看，几个老人由于在草丛中跋涉赶牛，身上布满蚂蟥，全是吸饱了血鼓鼓囊囊地趴着。这东西原来我们没这有，自从那一帮豺狗和几只豹子被夹子猎杀了之后，野猪没有了天敌，成群为害，趴在它们身上的蚂蟥也随处安家，甚至到了我们的庭院中。

远方来客，总少不得杀鸡做棵款待，这已是这里的最高待客之道。堂前灶后炊腾一片，这是许久没有过的光景。我那越南嫂子也前来热闹了一番。她来到中国已经六年，自从生下了我侄子和侄女后，已无法脱身回乡探望父母。乡村的清静让她异常想念自己的父母。我唯一听到她的笑声，是五年前的春节，她在漫天的雪花中打电话给她的父母，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那是她人生第一次见到下雪。我嫂子一行人，在五年前，和来自柬埔寨、缅甸、越南的一群姑娘不远千里，来到我的故乡，嫁给了我的兄长、同学、朋友，与他们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就像40年前，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一样，从永康步行到浙闽边界，嫁人生子，如出一辙。她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夜幕降临，车子驶出村头，准备返回温州城，离开那片土地的时候，我在想，这里是地球的一个角落，却汇集了太多的世界，我虽然身体迈出了这片土地，思绪却常常留在这里。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笔会

土家风雨廊桥的
演替实践
(建筑艺术设计)
黄耘 王平好 罗夏



新疆味道

我有一棵属于我的葡萄

王族

我有一个习惯，到了夏季，每天必吃葡萄。这么多年下来，吃着吃着便把葡萄当饭吃，有时候不想吃晚饭，吃一两串葡萄，便对付了一顿。吃了新疆的葡萄，便不会对别处的葡萄感兴趣。新疆早晚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给葡萄提供了充足的花期和结果时间，所以葡萄便长得颗粒大，极甜，且水分大。新疆之所以适于生长葡萄，与干旱少雨的气候有很大关系。雨水少，葡萄便少了酸性；干旱，便又促成糖分凝结，让葡萄甜得出奇。有人为此说，老天爷没有给新疆多少水，但是给了新疆很多的甜。他说的“甜”指的是瓜果，其中必包含葡萄。

我刚到新疆时曾听人说，新疆人有“葡萄就馕”的吃法，一个馕和一串葡萄便是一顿午餐。我想象人们一边吃葡萄，一边吃馕，一湿一干，一嫩一脆，会吃出不常见的味道。后来在南疆看到真实情景，还是大为惊讶，人们劳动到中午，便走到水渠边，手一甩将馕扔向上游，然后开始洗葡萄，等葡萄洗干净，馕已顺水漂到面前，且已被泡软，人们从水中抓出馕，一口葡萄一口馕地吃起来。

新疆的葡萄以甜著称，有人在吐鲁番买了半公斤葡萄，一尝之下大呼，这简直是一颗葡萄一包蜜嘛！他转身又去买半公斤，摊主不耐烦地说，别人都是一次买一公斤，你买一公斤还分两次，害得我算账麻烦。摊主说的是实话，新疆人买卖东西都论公斤，从不说斤，如果遇到买半公斤者，真不好算账。那人听摊主那么一说，便说那就买一公斤，摊主说，你想好半公斤只要一张嘴一个肚子就装下了一公斤要两张嘴两个肚子才能装下。

那人被摊主逗得开心，说请朋友们吃，三张嘴三个肚子还装不下吗？

每年三四月，人们给葡萄树培土，然后等待它们发芽。农民们说，其实种葡萄很幸福，一年只关心两件事情。其一，葡萄在春季萌芽，如果天气热得早，就会让枝条疯长，所以要及时把多余的斜枝剪去；其二，葡萄在生长期初期和结果初期需要水，须经常放水，如果耽误了水，不但葡萄长不大，而且还会泛酸。这两个时节，人们天天守在葡萄园中，用他们的话说，和葡萄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把葡萄当亲人一样对待。

新疆是葡萄的天堂，常见每户人家的房前屋外，田间地头都有葡萄树，至于成片的葡萄园，亦是处处遍布。天赐新疆，因此就有五百多种葡萄，尤以吐鲁番为多，如葡萄王子、葡萄公主、无核白、马奶子、喀什哈尔、玫瑰香、百香干等。

有一次我在叶城买葡萄，向卖葡萄者提出尝一颗的请求，不料他不高兴地拒绝了。我疑惑，不尝怎么能知道葡萄好坏？正为他小气而准备离去，他叫住我说他卖五种葡萄，我只尝一颗怎么能知道他所有葡萄的好，要尝就尝五颗，只尝一颗的事情不能发生！他说的是新疆人常用的倒装句，

我听得明白，逐一尝过他的五种葡萄，挑最甜的买了一公斤。有民谣说，葡萄好吃树难栽。要我说，葡萄好吃洗亦难。常见的葡萄上面，总是有一层灰蒙蒙的白霜和灰尘残留物，虽然用水冲可以去掉，但还是去不干净。有一年在英吉沙的一个葡萄园，一位种葡萄的农民说，你们吃葡萄吃得都不干净，说完亲自示范了一番他的洗葡萄妙招，从此我便学会了洗葡萄。说来那个洗葡萄妙招很简单，在盆中盛入清水，放一勺面粉进去，将面粉和水搅拌均匀，将葡萄放入水中，手捉葡萄柄来回摆动，等到面粉水呈浑浊状，葡萄就洗干净了。取出葡萄后，用清水冲一下，就可以放心吃了。用此妙招洗过的葡萄，不但干净，而且晶莹剔透，会泛出光泽。为什么用面粉水可以洗掉葡萄上的脏东西呢？因为面粉水的黏性大，会将葡萄上的脏东西粘下来带走，葡萄便洗得非常干净。用这个妙招还可以清洗葡萄干、干枣、枸杞等干果。

葡萄与人之间的故事，可谓多矣！有一年在和田一家葡萄园玩，主人做好饭后，发现大家已在葡萄园中走散，便让他女儿古丽去叫大家回来吃饭，

过了一会古丽回来说，那些人在吃葡萄，主人便让古丽去把大家催回，葡萄多的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吃。过了一会古丽回来说，葡萄太多了他们吃不动了，在数葡萄呢！主人再次让古丽去催，又过了一会古丽回来说，葡萄太多了他们数不过来，现在他们在看葡萄呢！

我有一棵属于我的葡萄树，生长在离我二百多公里的吐峪沟。2004年夏，我曾在吐峪沟的买买提家住过一周，白天酷热难当，我把脚浸泡于他家屋后的水渠中，偶尔抬头看看土崖上有一残留壁画的佛眼，我看书时，感觉佛在看我。买买提的女儿也叫古丽，当时是十二岁的初中生，每天她奶奶做好饭后让她来叫我，我进屋便看见揪片子或拌面已摆在桌上。吐峪沟的晚上仍然酷热，我便睡在买买提家平房的房顶，偶尔有风，先是刮得葡萄叶子发出声响，然后刮到我身上，倒也舒坦。

一天买买提家移植葡萄树，我闲着没事便加入进去，买买提说你干脆在这里栽一棵属于你的葡萄树，也有意义。他那么一说，我便独自挖坑，移树，培土和浇水，把一棵葡萄树移栽在了院子一角。买买提说以后我们

就替你收葡萄了，你如果能来你就吃，你如果来不了我们就替你吃。我很高兴，在这里栽下一棵葡萄树，留下念想，真好！

前几天我再次去买买提家，一位漂亮的少女远远叫着“王叔叔”迎了上来，她发现我面露陌生神情，便笑着说她就是六七年前天天叫我吃饭，给我端茶倒水的买买提的女儿古丽。对呀，六七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古丽长成了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古丽带我去看我栽下的那棵葡萄树，它长得青翠欲滴，每一根枝上都硕果累累。树在长，人也在长，此时的古丽面如满月，身材窈窕。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人与树的成长，颇让我欣慰。

古丽的奶奶年长，对吃葡萄的事知道得更多，从她的讲述中得知，葡萄不仅仅只是水果，还有食疗的功效，可强筋骨，益肝阴，利小便，舒筋活血，暖胃健脾，除烦解渴。她说，要了解葡萄还是那句老话：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记住这句话的同时，也应该记住葡萄皮是一种良药，可防癌和降血压。

盛夏的夜晚燥热，吃过饭后，古丽在葡萄架下给大家跳舞，她的一双小皮鞋伴着鼓点，旋转、扭转，长长的辫子亦随之飞舞。她奶奶颌首微笑，她也有过古丽这样的年龄，也像古丽一样跳过舞，如今看着孙女，也许想起了她的少女时代。待鼓声骤停，古丽一个漂亮的转身定格，双手缓缓翻转，露出精致美丽的面孔，然后将柔美的睫毛缓缓张开，露出一双黑葡萄般的眼睛。

古丽现在在乌鲁木齐读大学，她回家后看见我栽的那棵葡萄树，可能会给我带来它结出的一两公斤葡萄吧。